

卐字旗下的災禍

納粹戰爭罪行錄

魯塞爾勳爵著

39



卐字旗下的災禍

納粹戰爭罪行錄

魯塞爾勛爵著

戚仁禾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9年•北京

Lord Russell of Liverpool
C. B. E., M. C.
THE SCOURGE OF THE SWASTIKA
A Short History of Nazi War Crimes
Cassell & Company Ltd.
London, 1955

根据英国倫敦开塞尔書店1955年
英文版譯出，譯文曾略加刪节。

卐字旗下的灾祸
納粹战争罪行录
〔英〕魯塞尔勳爵著
威仁禾譯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干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書店
定 价 每 本 九 角 三 分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8\frac{1}{2}$ · 插頁 8 · 字数 175,000
1955 年 9 月第 1 版 1959 年 7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3·155

俄文版序言

[蘇]羅馬什金教授

—

魯塞爾勳爵專為記述希特勒匪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犯種種駭人聽聞的罪行而寫的“卅字旗下的災禍”一書，在國際侵略集團正日甚一日地致力於實現其復活五十年來已發動過兩次血淋淋的毀滅性戰爭的西德軍國主義的計劃的今天，是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的。

魯塞爾勳爵這本書的問世是有着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經過的。作者是兩次世界大戰的參加者，是一位著名的軍法學家，因而對於他所選擇的題材是具有極充分的權威的。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間，他在盟軍總部工作，戰爭結束後，當過英國駐德佔領軍統帥部的法律顧問，而最近幾年，則擔任英軍首席軍法官助理的職務。

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的，在寫作這本書以前，他“曾得到大法官官邸准他寫作隨便什麼書的許可，但要限於敘述事實和歷史事件”。這個條件是履行了的。魯塞爾曾聲明說：“我所利用的資料都是從已經公佈的關於戰爭罪犯審判的報告書裏得來的，因此凡是不懷偏心的人讀過這本書就一定會明白，書裏所敘述的都只是事實和歷史事件。”

這樣看來，在那人民遭受戰爭災禍並不小而且也參加過殲滅希特勒侵略者的國度裏，作者的意圖似乎一定會得

F17-13412

到充分的贊許吧。但其實不然，當作者把書寫好付印的時候，英國政府當局竟迫使魯塞爾勳爵二中取一，要麼拆版，要麼辭職。魯塞爾選擇了後者，而於一九五四年八月八日辭職了。

英國政府當局這樣做法，原因何在呢？對於這個問題，英國報紙“每日快報”作了露骨到無耻程度同時也道盡了原委的回答。該報寫道：

“外交部領導人得出了一個結論，認為在一本出之身居要職的政府官員手筆的書裏公佈集中營內施行兇殺和酷刑的事實是十分不方便的，而其原因有三：第一，這會加深公眾對於政府重新武裝西德的計劃的不滿；第二，這可能引起美國政治要人和軍事首腦的暴跳如雷，因為他們正希望馬上把德國重新武裝起來；第三，這可能加深法國國內的反德情緒，因為在那裏重新武裝德國正遭到堅決的反抗。”

有許多英國的反動分子早在戰後最初幾年就表明了，復活德國軍國主義，遠較保護他們本國的民族利益，遠較保護受過希特勒侵略災害的各國人民的利益更使他們感到興趣。英國的反動派始終亦步亦趨地追隨着他們的美國伙伴。正是在美國和英國，反動派開始積極鎮壓的，並非希特勒殺人犯，而是所有一切過去和現在為着揭露希特勒軍國主義者的罪行而奮鬥的人士。正如德國復仇主義分子的報紙“海盜的呼聲”所津津樂道的，並非無名小卒的麥卡錫曾要求把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美國檢察官泰勒將軍撤職，“因為此人忠誠可疑……。”更早些時候，紐倫堡法庭前美國首席檢察官傑克遜，對於他曾盡過那麼傷腦筋的天職，已開始自己表示後悔了。英國的反動派，與自己的美國“同事”並駕齊驅，也都參加到維護已經被揭發犯有駭人聽聞的罪

行的希特勒軍國主義分子的運動裏來了。

早在籌備紐倫堡審判的期間，英國這類反動分子之一“國王特權保護者協會”主席查理士·弗·阿士頓，就曾正式致函國際軍事法庭，他寫道：“鑑於當阿道夫·希特勒所領導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制度鼎盛之時，我乃是這個制度的辯護者，因此我萬分堅決地希望以辯護證人的資格，於這個制度遭遇乖舛命運之時出庭爲其辯護……。”當希特勒的元帥曼斯坦迫於輿論壓力而被交付法庭審判以後，有兩個英國貴族——布利茨門勳爵和德·李爾·恩德·達里勳爵——馬上着手募集資金，以供聘請英國律師爲曼斯坦辯護。“每日電訊和晨郵報”曾發表了他們倆人公開地爲曼斯坦所犯戰爭罪行進行辯護的公開信。

隨着美英兩國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政策的日子趨積極化，英國的反動派的叫囂也愈來愈頻繁了，他們要求“停止這些審判”，而照英國亨基勳爵的話說來，理由是這些審判“會成爲日後非常危險的先例”。亨基爲重新武裝西德時起用希特勒將軍們的可能性着想而寫道：“我們把這些審判結束得越快越好。”

在上述種種情況之下，魯塞爾勳爵想出版自己的書，爲什麼希特勒罪犯的英國辯護者們鼓起反動的叫囂，也就一目了然了。

西德復仇主義分子的庇護者們，既然把自己的侵略計劃構築在復活和利用德國“國防軍”上面，便千方百計地妄想欺騙各國人民，妄想叫他們忘掉希特勒劊子手們的罪行。然而對希特勒佔領時代的血腥統治記憶猶新的各國人民，是決然忘不掉希特勒軍閥的滔天罪行的。他們都還記得利台斯、華沙、奧拉多爾、巴比·雅爾、阿地亞蒂納山洞、麥丹

尼克、奧斯威辛、考文垂……。誰要是忘掉這一切，就是對千百萬的無辜被虐殺者犯罪，就是對他們的遺族犯罪，就是對一切愛好自由的人民犯罪。

現在，當德國“國防軍”復活的危險一天天明顯的時候，魯塞爾這本書正可以提醒世界輿論，使大家記起希特勒戰爭機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犯的空前大規模的駭人聽聞的罪行。

二

像作者在序言中所指出的，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為普通讀者提供一個關於希特勒匪幫許多戰爭罪行的真實的和確切的敘述。

本書的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它利用文件作了恰當的論證。作者在關於希特勒匪幫罪行的敘述中，通常都舉出確鑿的證據，包括犯罪者自己的供認。像魯塞爾所說的一樣，本書“是根據在各種戰爭罪行審判中提出的證據和文件，根據戰爭罪行目擊者在犯罪地點向主管的戰爭罪行調查機構所作的陳述編寫的”。

此外，書中利用了不容爭辯的材料，如檔案、報告、財產目錄、命令和其他官方文件，這些材料是在希特勒德國潰敗後落到盟軍手中的。

魯塞爾寫道：“因為，當納粹利用戰俘進行違禁工作時，他們向主管陸軍部隊提出報告；當他們搶劫時，他們寫出詳盡的戰利品清單；當他們用毒氣毒死猶太人和其他人時，他們向德國保安總署提出詳細的報告；當他們槍殺人質時，他們在公共建築物上張貼名單，‘以警告其他人’；當他們對那些集中營裏被囚禁的人強迫進行痛苦的令人作嘔的實驗

時，他們作了詳細的記錄。他們犯了這些罪行之後，就馬上以他們所特有的徹底性收集和編製關於這些罪行的證明文件。”

這些罪惡的屠殺記錄，使魯塞爾有一切根據作出結論：希特勒匪幫所犯的戰爭罪行決不是偶然的，決不是個別法西斯分子所引起的，至於駭人聽聞的萬惡計劃，則是由希特勒匪幫以空前規模有步驟地有組織地制定的，由其各種機關執行的。作者指出，希特勒匪幫的戰爭罪行，“是納粹總體戰概念的重要部分，而且是依照預先想好的和預定的計劃執行的，這種計劃是對被入侵和被佔領地區的居民採取恐怖行動，掠奪他們，消滅其中可能是最敵視德國征服和最敵視納粹統治的人”。

希特勒匪幫給自己提出了奪取世界霸權的任務，在德國建立了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暴政。納粹自稱是“優秀種族”，盡力挑起對其他民族的種族仇視。他們企圖使整個的德國民族墮落，而對於那些對納粹制度稍有抵抗的人則完全關入集中營中。納粹靠恐怖行動、拷打、饑餓和屠殺等手段，起初消滅反對國內納粹制度的人，後來無情地迫害、大量消滅和搶劫他們所佔領的歐洲國家的人民。

魯塞爾沒有把德國民族和希特勒匪幫等量齊觀。他認為希特勒匪幫罪行的主要禍首是：納粹黨領導機構、秘密警察、保安勤務處和黨衛軍。

在本書的第一章裏敘述了上述希特勒暴政機構的產生和組織，敘述了這些機構經常施展的極端殘酷的行爲。

作者指出，希特勒和納粹黨登台執政後，給自己提出了奪取世界霸權的瘋狂任務，制定了並開始執行這樣的總計劃或總陰謀，其中包括破壞和平的罪行、戰爭罪行和反對人

類的罪行。這種陰謀的支柱是使全德國人民陷入羅網的納粹黨。納粹官吏們，像州指導員、區指導員、鄉鎮指導員、支部指導員以及街坊指導員等等，爲了使全德國人民無條件服從“元首”的意志，經常向人民灌輸納粹主義，注意公民生活的各方面，偵察每個家庭，對全體居民實行恐怖手段。這種制度也用來奴役佔領地區的人民。

所以，屠殺千百萬人民，建立奴役勞動，殘暴地對待俘虜，以及其他駭人聽聞的罪行，是法西斯主義的產物，是在這些罪行完成以前預先計劃好的。

本書第二章敘述希特勒匪幫在對待戰俘方面怎樣粗暴地破壞國際法。在這一章裏舉出了許多希特勒匪幫發布的命令，這些命令直接指示大量屠殺戰俘，這一章裏列舉了殘酷迫害英國的、美國的、法國的、波蘭的、挪威的和其他國家的戰俘的許多方法。這些戰俘是預先擬定的大量屠殺戰俘計劃的犧牲者。其中有許多是在集中營中根據所謂“彈丸令”和關於消滅政治委員的命令屠殺的。作者指出，希特勒對待蘇聯戰俘的殘忍行爲“會使人想起中世紀的野蠻行爲”。希特勒匪幫慘無人道地對待他們，使他們餓死，強迫他們執行無力担負的工作，冬天把他們放在露天裏，這時候通常從戰俘（其中包括婦女）身上剝去所有禦寒的衣服；所有被俘的蘇聯的指揮員和政治委員以及受傷的蘇聯戰俘都被殺死。許多戰俘遭受殘酷的拷打和折磨。

在這一章裏列舉了許多希特勒匪幫的訓令，這些訓令不顧一九〇七年海牙會議和一九二九年日內瓦會議關於不准利用戰俘從事與軍事行動有關的工作的嚴格要求，指示不要把戰俘運往後方，而要利用他們在作戰地帶從事軍事方面的工作。根據這些顯然犯罪的訓令，希特勒匪幫強迫

戰俘把軍需品和彈藥運到前綫上去，並令他們建築防禦工事；大量利用戰俘來清理佈雷地帶；甚至還發布了這樣的專門命令，指示“爲了保存日爾曼血統”，搜尋地雷和清理佈雷地帶“只能由俄國俘虜去做”。

希特勒劊子手的殘忍行爲還表現於，在拘留蘇聯戰俘的集中營裏建立折磨人的駭人聽聞的制度，這種制度是故意用饑餓、拷打、疾病和直接屠殺大量消滅戰俘的制度。

本書的第三章敘述希特勒匪幫在公海上所犯的戰爭罪行。在這一章裏作者根據大量的事實指出，希特勒匪幫進行潛艇戰，破壞了所有一切世界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戰爭一開始他們不發出任何警告就擊沉了交戰國和中立國的商船，並使許多乘客，包括病人、負傷者、兒童遭到死亡。潛水艇司令發出命令，指示不僅不拯救乘客，而且要殺死他們。

在國際法中有這樣的條款，根據它，未參加戰爭的和平居民享有人身不可侵犯的權利。這種條款在一八九九年和一九〇七年召開的海牙會議上已經規定下來。但希特勒匪幫厚顏無恥地違反關於和平居民人身不可侵犯的要求，兇惡地對待佔領地區的居民並大量屠殺他們。

在第四章裏作者詳細敘述了希特勒匪幫在對待和平居民方面的非法血腥罪行。德國法西斯所進行的大量屠殺的兇惡形式之一，是逮捕和屠殺人質的野蠻行爲，這是極端違反國際法的公認準則的行爲。希特勒匪幫想用大量處死人質的方法來恐嚇佔領地區的居民，迫使他們不敢參加反抗法西斯侵略者的任何形式的鬥爭。

魯塞爾列舉了在蘇聯、法國、荷蘭、挪威和其他西歐國家的領土上逮捕和殺戮人質的許多事實，並詳細敘述了希特勒匪幫對捷克斯洛伐克利台斯村居民的血腥屠殺，把這

個村子連同它的居民一齊毀滅掉。

希特勒匪帮到處大規模屠殺，施展暴行，搶劫。意大利人民永遠不能忘記希特勒匪帮在阿地亞蒂納山洞裏所進行的大規模屠殺意大利人的罪行，而法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格蘭河畔奧拉多爾，這裏的居民一無例外地被殺死了，而居民區變成了廢墟和灰燼。

希特勒匪帮在波蘭領土上也對居民進行了許多殘暴行為。魯塞爾寫道：“在漢斯·弗蘭克接管統治這個不幸的國家的時候，他原來的指示（他曾經說過）是把波蘭的‘經濟、文化和政治結構變為一堆瓦礫’。”

納粹對蘇聯的計劃特別殘酷。德國法西斯在暫時佔領的蘇聯領土上進行了無數的特別殘酷的罪行。

魯塞爾指出：“從德軍進入蘇聯起到最後一個納粹被趕出止，從蘇德邊界到斯摩稜斯克，從斯摩稜斯克到斯大林格勒，從斯大林格勒到克里米亞，從克里米亞到哈爾科夫，凡是德軍或黨衛軍人員到過的地方，德軍都對成千上萬的老人、婦女和兒童犯下了其殘酷程度無法想像的罪行。”

希特勒匪帮號召進行駭人聽聞的罪行，預先告訴他的士兵們說，他們的行為是不會受處罰的。魯塞爾在書裏列舉了德國最高司令部所發布的有關命令。

在本書第五章裏魯塞爾着重指出，法西斯的奴役勞動政策直接產生於“優秀種族”的理論，是爭奪世界霸權的納粹總體戰計劃不可分割的部分。

希特勒匪帮粗暴地破壞國際法關於利用佔領地區居民勞動的公認準則，在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年間把五百多萬外國工人運到德國從事奴隸勞動；他們有很多人死亡了。

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納粹的奴役勞動政策追求兩個罪

惡目的。第一是利用外國勞動力來支援德國軍事機器的活動；第二是消滅和削弱納粹陰謀家認為是低等種族的那些民族。

希特勒匪幫在實現恢復奴隸制計劃時，不管年齡大小，不管健康狀況，把外國公民強行帶到德國去，或者是驅入集中營裏，實行苦役制度，迫使他們在拷打、槍殺和餓死的威脅下執行各種繁重勞動，包括軍事性質的勞動。

德國法西斯當局爲了執行希特勒政府的萬惡計劃，進行野蠻的慘無人道的拿人當靶子的罪行。凡是不願意到德國充當奴隸的人，希特勒匪幫一律宣佈爲游擊隊員，並無情地予以槍決。對於沒有完成奴隸供應“攤派”的區和城市，他們就派兵討伐，焚燬整個的村莊和城市並殺死成千成百的人。

被強迫帶到德國充當奴隸的千百萬和平居民，由於饑餓、寒冷、力不勝任的勞動折磨而死掉。

在希特勒匪幫所佔領的國家內大量屠殺居民的手段中臭名遠揚的是集中營。它們是從法西斯分子執掌政權時起在德國建立的，預定用它們來監禁未經過法庭裁判的反對納粹制度的人。後來集中營變成了有組織的和一貫的屠殺人的地方，變成了可怕的殺人工廠，有千百萬人被殺死在那裏。

在本書第六章裏作者詳盡敘述了希特勒滅絕營駭人聽聞的情況，特別是描述了奧斯威辛、貝爾森、布痕瓦爾德、達訛、諾恩加梅、拉芬斯布魯克集中營。

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存在期間，單是在這裏用各種方法屠殺的蘇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匈牙利、法國、比利時、荷蘭和其他國家的公民至少有三百萬。

正如魯塞爾所證明的，在貝爾森集中營裏有好幾千人死於疾病和饑餓。

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是每天發生野蠻和殘酷行為的場所。被拘禁的人像豚鼠一樣被進行試驗；成千上萬的人被槍殺身死；許多被苦痛和恐怖——這就是生活——逼得瘋狂的犯人，在外出做工時衝過警戒綫熱望死去，對於他們來說，死是解除身心苦痛的唯一辦法”。

在達尤集中營裏特別廣泛地進行所謂醫學試驗。這裏有許多十分健康的人在實行手術後死掉了，繼續生存的人也成了畸形的、四肢不全的、無法醫治的殘廢人。

拉芬斯布魯克集中營是專用來監禁婦女的，因而稱為“婦女地獄”。這裏成千的婦女因饑餓、困苦的勞動、殘酷的待遇、暴行、各種侮辱以及屠殺而死掉。

本書最後一章即第七章，敘述納粹實行駭人聽聞的屠殺猶太居民計劃的獸行。納粹到哪裏，他們便在哪裏摧殘和殺戮猶太人——男人、女人和兒童，唯一的“罪狀”是他們的血管裏流的不是亞利安人的血液。有五百多萬居住在蘇聯、波蘭、法國、比利時、荷蘭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猶太人被殺死了。

魯塞爾指出，單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到一九四三年二月這個時期內，由黨衛軍、保安勤務處、秘密警察和其他警察部隊所組成的特別警察隊以及駐紮在蘇聯各地區的輔助部隊——指揮它們的是曼斯坦——用槍殺、絞刑、瓦斯中毒、淹死等方法殺死了成千上萬的猶太人。大量的猶太居民在克里米亞和烏克蘭被殺死。

希特勒匪徒們就是這樣慘無人道而冷酷無情地屠殺着手無寸鐵的和平居民。被殺死的總數達一千二百萬人。

納粹黨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犯的罪行，就其性質和規模來說，是史無先例的。

三

熱中於武裝西德和發動新的世界大戰的國際反動集團，正在拚命想法子使各國人民忘掉這些罪行。然而留心地監視着戰爭販子們的陰謀詭計的進步人類，却忘不了希特勒匪幫罪行的犧牲者，忘不了千百萬的平民——婦女、老人、兒童——在監獄和集中營裏被折磨而死，被槍殺而死，被絞死，被用殺人車殺死，被用毒氣毒死，被燒死，忘不了千百萬人死在戰場，死於饑餓、酷刑、疾病和其他種種希特勒佔領的後果。要忘掉這一切是辦不到的。

魯塞爾這本書，既然是對於希特勒軍閥慘絕人寰的野蠻暴行的客觀敘述，也就提醒了人們，目前西方列強所執行的復活希特勒“國防軍”的政策，其可能的前途是什麼。

全世界各國人民今天都是美國在歐洲的侵略政策的見證，大家都看到這一政策已經導致一批極端帝國主義的復仇主義分子上台當權，這批復仇主義分子曾在二十世紀初葉制訂和實行了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政策，產生了一個希特勒，產生了希特勒的政策和駭人聽聞的罪行，而今天則正在準備用更巨大的規模來重演這一切。

魯塞爾這本書裏所列舉的種種事實指明，在歐洲復活德國軍國主義勢力的政策究竟孕育着什麼。建立以復活了德國“國防軍”為核心的“歐洲防務集團”的計劃，終於在輿論的壓力之下在法國議會裏遭到破產了，這並非是偶然的。

可是，國際侵略集團仍然希望用別的方式來使武裝西

德合法化。大家知道，一九五四年的倫敦協定和巴黎協定就爲的是這個目的。根據這兩個協定，在不久的將來就要建立起有五十萬人的西德軍隊了，其中包括一支數目衆多的空軍，還有坦克兵團和作戰司令部。統率西德武裝力量的必然就是以前創立希特勒軍隊並和希特勒一起武裝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波蘭、法國、蘇聯、英國和其他許許多多歐洲國家的那同一批將軍們。蘇聯政府在其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的照會^①裏十分公正地指出，倫敦和巴黎協定對於和平事業是一個巨大的危險。蘇聯這個照會揭穿了這麼一個意圖，即想把倫敦和巴黎協定說成比起“歐洲防務集團”條約來似乎包含有更多一些什麼保證。“如果認爲建立新軍事集團的倫敦計劃會比已經破產了的、建立‘歐洲防務集團’的計劃更符合歐洲各國人民安全的利益，那就是欺騙輿論。”

魯塞爾這本逐年記載着德國侵略政策所產生的駭人聽聞的狠毒惡果的書告訴人們，一心想在歐洲放縱德國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勢力的國際反動派的政策，是包藏着多麼巨大的危險。

這本書可以再一次提醒英國的人民，使他們記起那陰沉沉的日子，那時候希特勒的轟炸機聯隊野蠻地轟炸着英國的和平城市，那時候殺人不眨眼的納粹暴徒們唱着這樣的小調：“炸彈，炸在英格蘭”（“Bomben, Bomben auf England”）。從戰後所公佈的資料，英國人也知道了，原來法西斯的飛機時常添的是美國的汽油。而現在呢，人們又把似乎是符合於英國利益的復活德國“國防軍”的計劃奉送給英

^① 指蘇聯政府就歐洲集體安全、恢復德國統一等問題給法（英美）國政府的照會，見一九五五年“世界知識手冊”第一一四〇頁。——譯者

國人民，而這將被復活的德國“國防軍”的首腦之一，就要由曾那麼出色地扮演過籌劃野蠻轟炸倫敦的角色的凱塞林元帥來擔任了。

魯塞爾這本書使英國人民記起希特勒匪徒如何野蠻地虐殺被俘的英國飛行員。它使英國的水手和他們的家屬想起了杜尼茲統率的希特勒潛水艇如何在海上肆行屠殺，而杜尼茲部下的海軍將領們今天正被召集去重建侵略性的艦隊——英倫三島的宿敵。

法國人可以從魯塞爾的書裏一而再地重溫希特勒匪幫在法國被法西斯佔領時期施行鎮壓的酷毒事實。就這個意義來說，魯塞爾這本書對於法國人民乃是一個新的預告，預告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政策所包含的危險性。昔日法西斯主義在被佔領的法國的野蠻囂張，如今和前希特勒將軍們的侵略叫囂錯綜結合起來了。復仇主義分子的叫囂越來越頻繁了，他們要求從法國割取亞爾薩斯和洛林，他們宣佈法國是“病夫”，據說對這個“病夫”“大聲”說話的時候已到來了。昔日胡作非為的希特勒將軍馮·法肯豪森，不滿意法國人在迅速重新武裝西德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如今號召出兵佔領法國了，為的是法國“阻礙達成統一”。

在其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成為希特勒侵略對象的歐洲國家，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危險也引起了人們的憂懼。

這就是為什麼，魯塞爾這本提醒人們記起法西斯軍閥駭人聽聞的罪行的書，在目前有人在策劃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情況下，具有特別重大的現實意義的緣故。

四

在結束本序文之前，對於作者的若干論點不能不談一談，因為這些論點不够明確，可能給人以曲解原意的把柄。

作者在本書前言裏指出說，國際軍事法庭拒絕認定希特勒軍隊的參謀本部和最高統帥部為犯罪組織。作者實際上未對法庭這一裁決加以評論即接着寫道：“希特勒所利用的主要的暴政工具是納粹黨領導機構、秘密警察、保安勤務處和黨衛軍”。用不着爭辯，希特勒德國的這些組織都是施行希特勒仇視人類的政策的積極工具。但僅僅指出上述幾個組織，那就等於低估了德國參謀本部和最高統帥部在希特勒野蠻政策史上所起的作用。其實“卅字旗下的災禍”一書的作者談到納粹參謀本部和最高統帥部的時候，也說它們是希特勒侵略和戰爭罪行的牢靠的支柱。同時經過作者細心選擇的廣博的事實材料也指明了，在希特勒德國犯罪組織的總的體系中，德軍參謀本部和最高統帥部正起着窮兇極惡駭人聽聞的作用。如果說，納粹黨衛軍、保安勤務處和秘密警察是在希特勒匪幫當權以後才產生的，那末，德軍參謀本部則早在希特勒露頭角以前就表現了自己是德國擴張主義者推行其侵略政策的忠順工具了。指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到了希特勒當權以後，德軍參謀本部就變得更加反動，它不但成了積極的侵略工具，而且還充當了德國法西斯軍隊大規模戰爭罪行的組織者。

正因為如此，所以蘇聯參加國際軍事法庭的代表便堅決主張認定德軍參謀本部和最高統帥部為犯罪組織。

美國反動集團，既然寄希望於吸收西德來參加自己的侵略陰謀，便阻撓通過這麼一個決議，為的是這麼一個決議